

## 香港英语与新加坡英语特点的概述

闫洪才, 宋银秋

(吉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8)

**摘要:** 本文从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对香港英语与新加坡英语的特点进行了简要对比, 旨在为研究英语在中国大陆变异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定的参照。

**关键词:** 香港英语; 新加坡英语; 变体

###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 人们就不能进行社会交际, 社会就不会发展。语言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内容, 因此它的交际模式也不是单一、简单的, 人们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只用同一种语言交际模式。在人类社会中, 使用语言交际的有青年人、老年人, 有男性、女性, 有上层社会人士、下层社会人员, 有下命令者、服从命令者, 有受教育者、未受教育者等等。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地域, 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 各自为不同的目的进行语言交际。为了满足社会各个方面、各种现象的需要, 出现了语言的差异, 形成了语言的变体。

### 2. 语言变体的界定

上个世纪 80 年代英语语种变体问题在学界开始被热烈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国家, 英语在应用上有变异, 是功能性的变异, 是有规律性的变异; 有提法认为要有一个国际性的地位才是变异; 还有提法认为只在语言被使用的当地有某些变异, 只要在当地受到承认就是一种语种变体。

针对这些争论, 学界认为一个语种在使用当地被承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能在教育系统里面应用; (2) 在一个非母语国家、地区发展起来; (3) 功能较多, 不是一个局限功能; (4) 语言特点(语音、词、句子构造成份) 有本土色彩。

也就是说, 语言从微观角度到社会宏观功能都得到满足, 才能被承认为语种变体。而另有学者认为, 语种变体也要有外在环境, 即口语的行为表达应有以下一些特点: 语码夹杂, 词汇迁徙, 在更多场合使用, 用变体进行文学创作或有意义的表达等。

### 3. 香港英语与新加坡英语的特点

新加坡英语作为研究对象始于六、七十年代。Tongue (1979)、Tay (1979, 1982)、Platt and Webber (1980)、Gupta (1994)、Pakir (1991)、Platt and Ho (1993) 等学者对新加坡英语作了多方面的描写和分析。

---

#### 【作者简介】

闫洪才(1966-), 男, 硕士, 吉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

宋银秋(1967-), 女,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吉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语教学, 西方文化。

新加坡英语指英语的新加坡变体。从新加坡英语至少还可以分出两种次变体：新加坡标准英语和普通英语。前者十分接近标准英国英语，后者有明显可见的从低层语到高层语连续体的特征。本文探讨的新加坡英语的特点就是指普通新加坡英语所具有的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英语在香港的功能不但与新加坡不完全相同，而且明显地处于变化中。在殖民地时期，它是行政、司法、外贸和教育用语。二战结束前受教育的华人很少，掌握英语的那些人充当殖民统治者和不懂英语的被统治华人的语言中介。1968年，港英政府调整了语言政策，规定给那些不懂英语的华人准备汉语文书；1974年，汉语成为与英语并列的官方语言，通用于除司法以外的一切领域。回归以后，英语的功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可能外语型英语的特征会更加突出（颜志强，2002）。

学界认为英语在香港不足以成为独立变体，只是用来对外沟通的语言，没有贯彻到日常语言当中去，没有渗透到文化里面。《澳大利亚英语词典》主编苏珊·巴特认为英语在香港成为独立变体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有可以识别的发音；（2）对特定现象有特定表达，有某种历史感；（3）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一变体进行文学创作；（4）要有工具书、词典、手册等。

香港英语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变体是有争议的。笔者姑且不管这个，本文所讨论的香港英语的特点是学者们研究过的，在当地经常可见的英语的特点。

下面笔者拟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来探讨香港英语与新加坡英语的特点。

### 3.1 语音方面

#### 3.1.1 香港英语的特点

香港大多数居民以汉语粤方言为母语，这一点对他们的英语语音的形成影响很大。

（1）香港英语元音由于缺乏长短和强弱区别，只用了7个音标，原因在于RP（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8个音被合并为4个。香港英语元音：/i/，/e/，/u/，/ɔ/；标准英语元音：/i:/—/ɪ/，/e/—/æ/，/u:/—/ʊ/，/ɔ:/—/o/（同上）。

（2）摩擦音没有清浊之分，全部发清音。所以就不存在 /v/，/ð/，/z/，/ʒ/等浊音。另外四对辅音清浊区别也不明显。Todd 和 Hancock（1986）指出/p/，/t/，/k/在词首时常被发成 /b/，/d/，/g/，在词尾则可能被吞掉。辅音连缀要么被减去最后一个辅音，要么在辅音之间夹杂元音。

#### 3.1.2 新加坡英语的特点

（1）元音系统的重组，标准英语的元音长短和中低区别在新加坡英语中消失，使得原本10个基本元音合并成5个。新加坡英语元音：/i/，/e/，/u/，/o/，/a/；标准英语元音：/i:/—/ɪ/，/e/—/æ/，/u:/—/ʊ/，/ɔ:/—/o/，/ɑ:/—/ʌ/（包智明，2004）。（2）双元音/ei/，/əu/，/εə/变成了单元音/e/，/o/，/ε/。（3）重音有往后移的趋势，而且重音不明显，通常以拉长词末音节来代替重读。所以，作名词用的 present 和作动词用的 present 说出来没有区别。（4）字母 r 不卷舌。（5）词末的辅音常被吞掉。结果 hip 成了 hi，step 成了 ste；（6）词末辅音连缀被减省，只剩下靠近元音的一个。（7）词末的辅音清浊难分。（8）舌冠音（coronals）的颚化（BAO，1998、2003）。

### 3.2 语法方面

#### 3.2.1 香港英语的特点

（1）经常漏掉不定冠词；（2）把不可数名词当可数名词用；（3）重复主语；（4）有时候会忽略第三人称单数性的区别；（5）定语从句有时候缺作主语的关系代词（Gisborne，2000）

#### 3.2.2 新加坡英语的特点

（1）该用冠词的地方不用冠词；（2）常省略名词复数标记-s；（3）省略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标记；（4）在将来时的句子中用 would 代替 will/shall；（5）动词形态的变化并无规律可循，时态意义要么在语境里获得，要么借助于“昨天”、“明年”之类的时间短语（Platt & Weber，1980）。就完成体而言，除了相关

的时间短语外,常常用 already 和 ever ;(6)用 use to 表示习惯性行为 ;(7)用前置的办法来突出宾语 ;(8)定语从句和虚词遵循汉语的顺序,但是中心语和修饰语的位置则遵循标准英语的规范: The apple, I bought one, very sweet (包智明, 2004) ;(9)用 is it 和 isn't it 作反义问句的附加部分 ;(10)在句子中夹带汉语的语助词 lah, aa 抒发感情和表示强调 (Kwan-Terry, 1979 ; Gupta, 1992) ;(11)不少人喜欢用 also 代替 too。

当然还有别的语法特征,如空语类 (BAO, 2001) 以及被动态 (BAO & Wee, 1999)。

### 3.3 词汇方面

#### 3.3.1 香港英语的特点

(1)从汉语,尤其是从汉语的粤方言音译借入的词不少: fung shui(风水) Houg (洋行) mafao (马夫) pak thoi (白菜) gweilo [(男)洋人,原义为鬼佬];(2)有从汉语意译借入的词: dragon boats (龙船), snakehead (蛇头);(3)还有一些从葡萄牙语、马来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展转借入的词 (McArthur et al, 1992)。另外,有些看似普通的词的外延和使用频度会跟其他英语区不同,如 local, localise, localisation 就属此例 (Benson, 2000);(4)有些英语词有当地特定的含义: short week (每两周有一次星期六上午需加班的工作时制), triad (三合会,即洪门)。

#### 3.3.2 新加坡英语的特点

(1)新加坡英语有一些从当地居民的母语中借来的词。比如来源于马来语的 maken(钱) makan(吃,饭)、hantan(打)、tahan(忍受)、tolong(帮忙)、shake leg(抖脚,即无所事事);来源于汉语闽南话的 ang pow(红包) kiasu(怕输)、eat snake(吃蛇,即旷课旷工);来源于汉语广东话的 cheam(深奥)、hamsap(好色)、keksim(使生气);(2)有不少的感叹词是从其他语言音译借入的。比如华人爱说 Ay yaah! Ay yet! Che! 等等;(3)一些常用的英语词有转义。比如 arrow 被用作“指派”的意思: They always arrow me difficult jobs (包智明, 2004);(4)on/off 可以作动词用,表示开/关: to on/off the light. off 可以作名词用,表示休假: We have our offs changed to Thursdays. (颜志强, 2002)(5)靠重复用词来表示强调 (Todd & Hancock, 1986; Weber et al, 1992)。

## 4. 结 语

香港人口 682 万 (2003 年),其中 94.4% 为中国人;新加坡人口约 344 万 (2003),其中 76.2% 为华人。大多数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与我们同源同种,但香港英语和新加坡英语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英语在香港、新加坡 (特别是在新加坡) 的变化可以为我们研究英语在中国大陆变异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定的参照,但是千万不要在海外华人英语与中国人的英语之间划等号 (Gupta, 1994)。

新加坡有“现代城邦”之称,是观察语言混用和语言变化的理想环境。在经济腾飞的带动下,科技和教育都很发达,再加上独特的民族心理的作用,人们对当地的英语和英语文学都做过认真详细的研究。但是香港英语还缺乏广泛和统一的描述性研究。

#### 参考文献:

- BAO Zhi-ming & Lionel Wee. 1999. The Passive in Singapore English[J]. *World Englishes*, 18: 1-11.  
 BAO Zhi-ming. 1998. The Sounds of Singapore English[A]//Joseph Foley et al, Eds. *English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Reflections from Singapore*[C].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2-174.  
 BAO Zhi-ming. 2001. The Origins of Empty Categories in Singapore English[J].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16: 275-319.  
 BAO Zhi-ming. 2003. Social Stigma and Grammatical Autonomy in Non-native Varieties of English[J]. *Language in Society*, 39 (1).  
 Benson, P. 2000. Hong Kong Words, Variation and Context[J]. *World Englishes*, 19 (3): 378-379.

- Gisborne, N.. 2000. Relative Clauses in Hong Kong English[J]. *World Englishes*, 19 (3): 361-362.
- Gupta, A. F.. 1992. The Pragmatic Particles of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8: 31-57.
- Gupta, A.F.. 1994. *The Step-tongue: Children's English in Singapor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6.
- Kwan-Terry, Anna. 1979. The Meaning and the Source of the "la" and the "what" Particles in Singapore English[J]. *RELC Journal*, 9: 22-36.
- McArthur, T., Platt, J. & Weber, H.. 1992. Hong Kong[A]/McArthur, 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C].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3.
- Pakir, Anne.. 1991. The Range and Depth of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s in Singapore[J]. *World Englishes*, 10: 167-179.
- Platt, John & Heidi Webber. 1980. *Englis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tatus, Features, Func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att, John & Ho Mian Lian. 1993. *Dynamics of a Contact Continuum: Singapore English*[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Illinois Press, 184.
- Tay, Mary W. J.. 1979. The Uses, Users and Features of English in Singapore[A]/Jack C. Richards, Ed. *New Varieties of English*[C]. Singapore: SEAMCO Regional Language Centre, 91-111.
- Tay, Mary W. J.. 1982. The Phonology of Educated Singapore English[J]. *English Worldwide*, 3: 135-145.
- Todd, L. & Hancock, I.. 1986. *International English Usage*[M]. London, etc.: Croom Helm, 234, 423-425.
- Tongue, Ray K.. 1979. *The English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3:135-145.
- Weber, H., Tay, M. & McArthur, T.. 1992. Singapore English[A]/McArthur, 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C].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37-8.
- 包智明. 2004. 新加坡英语的几个语法特点[EB/OL]. <http://profile.nus.edu.sg>.
- 颜志强. 2002. 世界英语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41-251.
- 云惟利. 1996. 新加坡社会和语言[M].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张艳丰. 2003. 新加坡英语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6): 101-105.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English and Singapore English**

YAN Hong-cai, SONG Yin-qiu

**Abstract:** 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English and Singapore English has been conducted,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and English learners who ar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variation in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 Hong Kong English; Singapore English; variant

(Edited by Jessica, Doris and Michael)